



叶圣陶
儿童文学全集

儿童文学大师全集书系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



儿童文学大师全集书系

叶圣陶儿童文学全集

李 雪 晓 静 选 编

叶至善 叶小沫 审定

下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喜看草人看新装 八二年五月重读《稻草人》有感作以清圣陶前辈一笑。 华冠武

伯翁藏書有巢讀書
有巢余前已記之今茲
重為整治復命題額
老友妣之何說可辭夫
天下書巢矣雖廢寢食
讀之猶不能盡其百一
而以有涯逐無涯多十
百種奚益少十百種奚
害余方以是將廢書
不觀斐斐免牽纏而為
翁書是額雖未敢笑
其老而好事亦復興
不同如面之歎矣三十
七年六月十七日聖陶

葉紹鈞書並識



邻

居

阿 菊

[编者按]

在五四前后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中，专指女性时多用伊来表示，后来都改用“她”了。

一天早上，阿菊被他的父亲送进一个光明开阔透气的地方。他仿佛从一个世界投入另一个世界里。他的家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条坏了的长凳，已使他的身躯回旋不得；半截的板门撑起，微弱的光线从街上透进来，——因为对面是典当里库房的高墙，使他从不曾看清他母亲的面庞。门外墙角是行人的小便处，时常有人在那里图一己的便当，使他习惯了不良空气的呼吸。现在这个境界在哪里呢？他真

投入了别一个世界了！

阿菊的父亲是给人家做零雇的仆役的。人家有喜事丧事，雇他去上宾客们的菜，伺候宾客们的茶水烟火；此外他还当码头上起货落货的脚夫。人家干喜庆哀吊的事，酒是一种普遍而无限量施与的东西，所以他尽有尽量一醉的机会；否则也要靠着酱园里的酒缸盖，喝上两三个铜子麦烧，每喝一口总是时距很长，分量很少，像是舍不得喝的样子，直到酱园收夜市，店门快关了，才无可奈何地喝干了酒，一摇一摆地回家去。那时阿菊早睡的很熟了。

阿菊的母亲是搓草绳的。伊的眼皮翻了出来，常常分泌眼泪，眼球全网着红丝，——这个是他们家里的传染病，阿菊父子也是这样，不过较轻些。伊从起身到睡眠总坐在一条破长凳上，两手像机器似的工作。除了伊的两手，伊的身躯动也不动，眼睛眨也不眨；伊不像有思想，不像有忧乐，似乎伊的入世只为着那几捆草绳而来的。当阿菊初生时，他尖着小嘴衔着伊的奶头，小手没意识地抓着，可爱的光辉的小眼睛向伊的面庞端详着；对于那些，伊似乎全无知觉，只照常搓伊的草绳。他吸了一会儿奶，便被弃在一个几乎站不住的草窠里。他啾呀欲达意吧，号哭欲起来吧，伊总不去理会他，竟同没什么在旁边一样，柔和的催眠声，甜蜜的抚慰语，在伊的声带和脑子里是没有种子的。他到了四岁，还是吸伊淡薄的奶汁，因为这样可以省却两小碗粥；还是躺

在那个破草窠里，仰看黑暗的尘垢的屋板，因为此外更没别的可以容他的地方。

阿菊今年是八岁了。除了一间屋子和门前的一段街道，他没有境遇；除了行人的歌声，小贩的叫卖声，母亲的咳嗽声，和自己的学语声，啼哭声，他没有听闻；除了母亲，他没有伴侣——父亲只伴他睡眠；他只有个很狭窄的世界。今天他才从这很窄狭的世界投入别一个宽阔的世界里。

一位女教师抚着他的肩，慈爱地轻婉地问道：“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吗？”他从没经过被询问，这是骤然闯进他生命里的不速之客，竟使他全然无法应付。他红丝网满的眼睛瞪住了，本来滑润的泪泉里不绝地涌出眼泪来。那位女教师也不再问，但携着他的手走到运动场里。他的小手感觉着温的柔的爱的接触，是他从没尝过的，引起了他的怅惘，恐怖，疑虑，使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，似乎他在那里猜想道：“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？”

运动场里没有一件静止的凝滞的东西：十几株绿树经了风微微地舞着，无数雀儿很天真地在树上飞跃歌唱；秋千往还着，浪木震荡着，皮球腾跃着，铁环旋转着，做那些东西的动原的小孩们，更没一个不活泼快乐，正在创造他们新的生命。阿菊随着那位女教师走，他那看惯了黑暗的眼睛经辉耀的壮丽的光明照映着，几乎张不开来。他勉强定睛看

去，才见那些和他一样而从没亲近过的孩子们。他自知将要加入他们的群里，心里便突突地跳的快起来，脚下没有劲了，就站住在场角一株碧桃树下。女教师含笑问道：“你不要同他们一起玩耍吗？”他并不回答；他那平淡的紧张的小面庞，只现出一种对于他的新境遇觉得生疏淡漠的神情。他的视觉不能应接这许多活动不息的物象，他的听觉不能应接这许多繁复愉快的音波，他的主宰此刻退居于绝无能力的地位了。女教师见他不答也不动，便轻轻地抚他的背说道：“那你就站在这里看他们玩耍吧。”伊姗姗地走入场中，给伊的小友做伴侣去了。

一个小皮球流星似的飞到他的头上来，打着头顶又弹了出去，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唤醒，使他回复他微弱的力量。于是他觉得那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没有了；四顾自己的周围，那携着自己的手的人在哪里呢？打在头顶的又是什么东西？母亲的手掌吗？没有这么轻。桌子的角吗？没有这么软。这件东西真奇怪，可怕。他那怯弱的心里想，这里不是安稳的地方，是神秘的地方；心里想着，两脚尽往后退，直到背心靠住了墙才止。他回转身来，抚摩那淡青色的墙壁，额角也抵住在上边，像要将小身躯钻进去。然而墙壁是砖砌的，哪懂得爱护他，哪里肯放开他坚硬的冰冷的怀抱容纳他，使他避免惊恐，安定心魂呢？

阿菊坐在课室里了。全室二十几个孩子，都不过五六岁左右，今天他加入他们的群里，仿佛平坂浅冈的丛山间插一座魁伟的雄峰。他以前只有他家里的破草窠破长凳是他的坐位，如今他有了新的坐位，依然照他旧的姿势坐着，在一室里就呈个特异的色彩。他的上半身全拥在桌子上，胸膛磕着桌沿，使他的呼吸增加速度；两脚蜷了起来，尘泥满封的鞋子压在他和并坐的孩子的花衫上边。那位女教师见他这样，先坐给他看，给他一一说明，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学无论哪一个都好。他看了别人的榜样，勉强将两脚垂下，踏着了地，但不到一分钟又不知不觉地蜷了起来。他的胸膛也很不自然地离开了桌沿；一会儿身躯侧向右面，靠着了并坐的孩子。那个孩子嚷道：“你不要来挤我！”他才醒悟，恐惧，现出怅惘的愕顾。一阵率性的附和的喧笑声发出来，各人的耳鼓都感到剧烈的震动。这个在他的经验里真是个可怕的怪物，他的上半身不由得又全拥在桌子上。

女教师拿出许多耍孩儿来，全室孩子的注意力便一齐集注在教师的桌子上。那些耍孩儿或裸体，或穿红色的背心遮着胸腹，嫩红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；将他们睡倒了，一放手便跟着站起来，左右摇动了几回，照旧站得挺直。真是可爱的东西！在阿菊看了更是大扩眼界。他那简单的粗莽的欲望指挥着他的手前伸，想去取得他们，可是伸到了充分地直，还搭不到教师的桌子；同时那怯懦的心又牵着他

的手，似乎不好意思地缩了下去。女教师已暗地窥见了，便笑着对他道：“你将这几个可爱的小朋友数一数。”他迟疑了好一会儿，经过了两三回催促，才含糊地仅可听闻地数道：“一，二，三，六，五，八，四……”女教师微微摇着头，转问靠近伊桌子的一个女孩子。那女孩子扳着小指，发出尖脆的声音数了，竟没弄错数序。几个孩子跟着伊的尾声喊道：“伊数得对。”女教师温颜附和道：“果然伊数得对。我给你们各人一个去玩耍吧。”

阿菊取耍孩儿在手，这是他希望而又不敢希望的，几乎不自信是真实的事。他只对着耍孩儿呆看，这是他惟一的玩弄的方法。

“你们可知那些可爱的小朋友住在哪里？”女教师很真诚地发问。

“他们住在屋子里。”群儿作谐和的语调回答。

“屋子里怎么进去？”

“有门的。”

“门比他们的身躯高呢，低呢，阔呢，狭呢？”伊非常快乐，笑容含优美的画意，语调即自然的音乐。

“阔，高，”有几个说，“自然比他们阔，高。”在那些声音里，露出一个单调的无力的“低”字的音来，这是阿菊回答的。

“门怎么开法？”

“执这个东西。”群儿齐指室门的拉手。

“请你开给我们看。”伊指一个梳着双辮的女孩子说。

那女孩子很喜欢受这使命，伊走到门首，执着拉手往身边拉。但是全无影响。

一部分孩子见他们的同伴不成功，都自告奋勇道：“我能开。这么一旋就开了。”

女教师便指一个男孩去。他执着拉手一旋，再往身边拉，门果真开了。伊和群儿都拍手庆贺他的成功。伊更发清朗的语音向群儿道：“我们开门先要这么一旋。”说罢，教大家依次去试。

这事轮到阿菊，就觉得是一种最艰难的功课。他拉了一会拉手，不成，又狠命地把他旋转，也不成，便用力向外推，然而何曾推开了一丝半缝。他窘极了，脸皮红到发际，眼泪含在眶里，呼吸也喘起来了，不由得弃了拉手在门上乱敲。但是外面哪里有应门的人等着呢？

那位女教师按着钢琴，先奏了一曲，便向群儿——他们环成一个圆圈站在乐舞室里了——说：“我们要唱那《蝴蝶之歌》哩。”他们笑颜齐开了，双臂都平举着，有几个已作蝶翅蹁跹的姿势。琴声再作，那美妙的愉悦的人心之花宇宙之魂的歌声，也随之而发：

飞，飞，飞，飞到花园里。

这里的景致真美丽。

有红花铺的床供我们睡眠；

有绿草织的毯供我们游戏。

飞呀，飞呀，我们飞得高，飞得高。

飞呀，飞呀，我们飞得低，飞得低。

我们飞作一团，不要分离。

你看花在笑我们了，笑得脸儿更红了。

哈！哈！哈！

花呀，你来和我们一起儿飞！

来呀，和我们一起儿飞！

阿菊站在群儿的圈子里，听不出他们唱些什么，但觉自始至终受着感动，一种微妙的醉心的感动。他的呼吸和琴声歌声应和着，引起一种不可描写的快慰，适意，超过他从前惟一的悦乐——衔着他母亲的奶头睡眠。于是他的手舞动起来，嘴里也高高低低地唱起来；这个舞动呈个触目的拙劣的姿势，没有别的孩子那么纯熟灵活；歌呢，既没词句，又没节奏，自然在大众的歌声里被挤了出来。然而这个与他何涉呢？他总以为是舞了，唱了。刚才的窘急，惶恐，怯懦……他完全和它们疏远了。只可惜他领略歌和舞这么晚，况且他能将以后的全生活沉浸在那里边嘛！

阿菊第一天进学校的故事，要算他生活史里最重要的一页了。然而他放学归家，回到他旧的狭窄的世界的时候，他母亲和平日一样，只顾搓伊的草绳，并不看他一眼，问他一声。他自去蹲在黑暗的墙角旁边，玩弄他在学校里偷摘的一根绿草。说不定因这绿草引起了纷乱的模糊的如梦的记忆，使那些窘急，惶恐，怯懦，感动，快慰，适意……立刻一齐重新闯进他的生命里。晚上他父亲喝醉了人家的残酒归来，摸到板铺的卧榻倒身便睡；他早上曾经送他的儿子进学校，进别一个世界，是忘记得干干净净了。

(1920年12月20日写毕 原题《低能儿》)

阿 凤

杨家娘，我的同居的佣妇，受了主人的使命入城送礼物去，要隔两天才回来。我家的佣妇很羡慕的样子自语道：“伊好幸运，可以趁此看看城里的景致了。”我无意中听见了这句话，就想，这两天里交幸运的不是杨家娘，却是阿凤，伊的童养媳。

阿凤今年十二岁，伊以往的简短而平凡的历史我曾听杨家娘讲过。伊本是渔家的孩子，生出来就和人网的鱼儿睡在一个舱里。后来伊父死了，渔船就换了他的棺材。伊母改嫁了一个铁路上的脚夫。脚夫的职业是不稳定的，哪里能带着个女孩子南北迁徙，况且伊是个消费者。经村人

关说，伊就给杨家娘领养——那时伊是六岁。杨家娘有个儿子，今年二十四岁了。当时伊想将来总要给他娶妻，现在就替他整备着，岂不便宜省事。阿凤就此换了个母亲了。

现在伊跟着杨家娘同佣于我的同居。伊的职务是汲水，买零星东西，抱主人五岁的女孩子。伊的面庞有坚结的肌肉，皮色红润，现出活泼的笑意。但是若有杨家娘在旁，笑容就收敛了，因为伊有切实的经验，这个时候或者就会有沉重的手掌打到头上来。那得不小心防着呢？

杨家娘藏着满腔的不如意，说出来的话几乎句句是诅咒。阿凤就是伊诅咒的对象。若是阿凤吃饭慢了，伊就说：“你是死人，牙关咬紧了吗！”若是走得太匆忙，脚着地发出蹶蹶的声音，伊又说：“你赶去寻死吗！”但是依我猜想，伊这些诅咒并不含有怨怒阿凤的意思；因为伊说的时候态度很平易，说过之后便若无其事，照常工作，算买东西的账，间或凑主人的趣说几句拙劣的笑话——然而也类乎诅咒。伊的粗糙沉重的手掌时时要打到阿凤头上，情形正和诅咒相同。当阿凤抱着的主人的女孩子偶然啼哭时，杨家娘的手掌便很顺手地打到阿凤头上。阿凤汲水满桶，提着走时泼水于地，这又当然有取得手掌的资格了。工作暇时，杨家娘替阿凤梳头，头发因好久没梳，乱了，便将木梳下锄似的在头上乱锄。阿凤受了痛，自然要流许多眼泪，但不哭，待杨家娘一转身，伊的红润的面庞又现出笑容了。